

歷代高僧傳

歷代高僧傳

上海書店

历代高僧传

*

上海书店出版发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扬州古籍书店经销

(江苏扬州市盐阜西路10号)

上海竟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8 插页 2

1989 年 10 月第一版 198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00300

ISBN 7-80569-193-2/K·24

定价: 45.00 元

出版說明

《歷代高僧傳》包括：梁慧皎撰《高僧傳》十四卷，唐道宣撰《續高僧傳》三十卷，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三十卷，明如惺撰《大明高僧傳》八卷。爲配合日本編印的各朝高僧傳索引使用查考的方便，全部依《大正大藏經》第五十卷版本影印，頁碼亦不作改動，希讀者鑒察。

上海書店 一九八九年八月

目次

高僧傳 (十四卷)	梁慧皎撰	三三二
續高僧傳 (三十卷)	唐道宣撰	四二五
宋高僧傳 (三十卷)	宋贊寧等撰	七〇九
大明高僧傳 (八卷)	明如惺撰	九〇一

高僧傳卷第一

No. 2059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譯經上

攝摩騰一

竺法蘭二

安清三

支樓迦讖四

曇柯迦羅五

康僧會六

維祇難七

竺曇摩羅刹八

帛遠九

帛尸梨密十

僧伽跋澄十一

曇摩難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曇摩耶舍十五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經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會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達。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

卷第一

首宋元明三本俱有序與在卷第十四首者全同故今不載之
 ①[卷]—②③④ ⑤[會稽]—⑥⑦ ⑧[寺]—⑨⑩ ⑪[釋]—⑫⑬ ⑭[利]—⑮
 ⑯[密]—⑰⑱⑲ ⑳[經]—㉑㉒ ㉓顯十(啓)㉔ ㉕述—㉖㉗ ㉘飛空—㉙㉚㉛

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絨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問行而至。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惜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惜又於西域得畫經迦倚像。是優田王梅檀像師第四作也。既至雒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不委。可問西。域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爾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微信者甚衆。爾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皆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俊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

精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毘曇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卽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胡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衆護撰述經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卽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覺醒而不勸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加對恨。高屢加詞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瞋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刃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遂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中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親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卽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聞雒陽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鄴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卽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

憚莫不攝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性請福。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鄴亭湖神。周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悲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俟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人。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尼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卽取粗物辭別而去。舟侶鬪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卽以廟爲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卽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卽鄴亭湖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未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尙在。高經至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對廣州客悟高。非凡。當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限命。廣州客頻驗一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愴。

○譯十(所謂)○(本)一○(也)一○(以)一○(委)二○(胡)○(大)二○(父)○(略)二○(備)○
○胡二(姓)○(入)十(經)○(是)一○(助)二(從)○(是)二(對)○(當)二(謂)○(瞋)二(悲)○(來)一○(是)○
○一○(或)二(威)二(靈)○(船)二(物)○(便)二(更)○(人)一○(姓)○(姓)二(胡)○(得)十(處)○(未)二(矣)○
○經二(撰)○(訓)二(真)○(動)二(從)○(姓)○(姓)○

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既王種西域資旅，皆呼為安侯。至今猶為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說，蹇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為詳譯之首。安公以為：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衆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述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備列衆異，庶或可論。案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鄣亭廟神，為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脇，於是而終。桑垣人題發其所，封函。財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慧，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鄣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蟬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慧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鄣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校閱群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四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沈翳，會有南陽韓林穎川文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

陳慧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沈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慧。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為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枝焉。既晉初之說尚已難安，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為謬說，過乃懸矣。

支樓迦識，亦直云：支識，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經，志存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若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識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以漢靈之時，齋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為漢。譯人時滯難，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若三昧，識為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性貞白，深沈有理致，博誦群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于買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為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精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為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為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玄趣也。

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鄣亭廟神，為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脇，於是而終。桑垣人題發其所，封函。財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慧，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鄣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蟬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慧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鄣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校閱群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四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沈翳，會有南陽韓林穎川文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

支樓迦識，亦直云：支識，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經，志存宣法。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若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識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以漢靈之時，齋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為漢。譯人時滯難，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若三昧，識為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性貞白，深沈有理致，博誦群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于買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為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精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為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曜，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為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玄趣也。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貴，常修梵福，迦羅幼而才悟，像過人。讀書一覽皆文義，通暢善學。四圍陀論，風雲星宿圖識，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見法勝毘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殷勤重省，更增昏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觀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於是齋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為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毘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

①安二一〇〇 ②若二一〇〇 ③財二一〇〇 ④慧二一〇〇 ⑤四二一〇〇 ⑥文二一〇〇 ⑦(注)十 ⑧安二一〇〇 ⑨說二一〇〇 ⑩按二一〇〇 ⑪存二一〇〇 ⑫開二一〇〇 ⑬亦二一〇〇 ⑭[以]一〇〇 ⑮人十(志) ⑯買二一〇〇 ⑰忘十(經及) ⑱玄二一〇〇 ⑲讀二一〇〇 ⑳因二一〇〇

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有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羅後不知所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鑠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洛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洛陽。出曇無德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不知所終焉。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終。至孝服畢出家。勵行其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至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謙。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謙。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通異書。通六國語。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悉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次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

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苦惱提蓮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與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沙門。視形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恆。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非其道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凡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中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聖誕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宜尼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且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

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碓上。使力士擊之。於是碓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歎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政。法令苛虐。廢棄淫祀。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山何而興。若其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除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會。會曰。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勢。詞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茲以明勸。阻不亦大哉。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

○(有)一合 ○(受戒)一合 ○于二乎 ○(譯)十出 ○何十(計) ○(馬)一合 ○趾二注 ○(帝)一亡 ○(至)至性奉 ○以至性奉 ○(國)國一萬 ○(至)至志 ○(依)依一從 ○(提)提一蓮 ○(那)那二業 ○(帝)帝一合 ○(非)非一合 ○(靜)靜二期 ○(寔)寔一合 ○(口)口一合 ○(鎗)鎗二聲 ○(欺)欺二聲 ○(政)政二正 ○(紀)紀二同 ○(共)共十(漢) ○(詞)詞二期 ○(人)人十(星) ○(星)星

爲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讓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得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筆校。安公云。讓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悲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燉。而化道周。給。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

昂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遠。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俊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幾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顓鎮關中。虛心敬重。以待以師友之敬。每至。困。辰。靖。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後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群雄交爭于戈。方始志欲潛遁。隔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

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謂衆咸怪愧。祖曰。我來此舉。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以後。與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十。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愧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嶺。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憐。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關。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

浪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群胡既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初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加既。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精康。論云。昂祖覆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味其圖身之慮。植心事外。經世招忠。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聞。善通梵漢之語。嘗譯惟逮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有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

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爲武都。在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陸沈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清淨深漱。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臥。奄然而卒。

昂尸梨密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開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爲沙門。密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於物。普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與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於。致。契。導嘗詣密。密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尙書令卜望之。亦與密致善。須臾望之至。密乃斂衿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密曰。王公風道期人。卜望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瀟瀟。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密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密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爲標超之極。太將軍王處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密。疑以爲。失。及見密。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

得二文周 詳定承七字 雖維 燉十(死) 給一治 赴一行 至志 改二故 素二 索 待二侍 辰靖二晨靖 輒二經 後二後 語十(諸) 便二使 訖二訖 此 以二已 與十(張) 十二下 函二函 逆二逆 漢二漢 城二城 方二云 符二符 本十(起) 有二有 在二在 郡十(之) 漢十(隱凡) 密二密 伯二公 與二與 片二片 斂二斂 今二今 厲二厲 日二日 太二 大 仲二仲 失十(鑿)

頗為僕射，領選臨入過造密，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甄遇害，密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聲。凌雲次誦呪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密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密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為佳言。密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密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密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密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事於密，乃為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為先中國。而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群之才，或伴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戒自此以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俊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密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懷其風，為樹刹塚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適於塚處起寺，陳郡謝琨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僧伽跋澄，此云衆現，屬賓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衆典，特善

數經，開誦阿毘曇毘婆沙，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符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符堅祕書郎趙正崇仰大法，嘗聞外國宗智阿毘曇毘婆沙而跋澄，誦乃四事禮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佛圖羅利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晉本，以偽秦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齋婆須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虛靖離俗，關中僧眾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利，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符世。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韶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三藏，開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遍歷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符氏建元中，至于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符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群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佛法情深，忘身為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

一二阿含并先無，所出毘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綿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其時也，符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為偽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隳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掇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佛生何以後，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道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屬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毘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為入道之府也。為人俊朗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恂不怠。符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毘曇廣說三法度等凡百餘萬言，屬慕容

①凌二陵 ②已十(耳) ③時十(以) ④密一密 ⑤密一密 ⑥(而)一 ⑦漢二護 ⑧天二大 ⑨戒二我 ⑩信二性 ⑪阿二崗 ⑫現二混 ⑬譯二釋 ⑭證二證 ⑮慧二惠 ⑯堵二靜 ⑰(無)一 ⑱(侍)十郎 ⑲惑二惑 ⑳忍二怡 ㉑佛二我

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未及改正。後山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博明漢語。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毘曇及廣說。衆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渡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勸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即請入廬岳。以晋太元中。請出阿毘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晋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毘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既精。詞旨明析。振發義理。衆咸悅悟。時王彌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阿彌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厥耳。其敷析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屬資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江洛左右。所出衆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戎。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內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涉外典。其蒼

雅詰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觀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戎音義。莫不兼解。故義學之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符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敷析研覈。二載乃竟。二舍之願。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在符姚二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後續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遘疾。卒于長安。遠近白黑。莫不歎惜。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屬資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爲非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悟出群。陶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行山澤。不避豺虎。獨處思念。動移宵日。嘗於樹下。每自剋責。年將三十。尙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叉天王。語之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衆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既而踰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晋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毘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毘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衆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諸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并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興僭號。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譯舍利弗阿毘曇。以僞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書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凡二十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靖之資。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曠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娑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既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瑗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衆。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卷第一

①山東二東山②博二博(博)一③渡二度④元十(之)⑤荷一扶⑥彌二僧珍⑦其⑧十(年)⑨江二河⑩或二其⑪觀二貫⑫解二釋⑬正二政⑭在二自⑮(其)十後⑯續十自⑰惜十(矣)⑱刹虎二虎兒⑲嘗二常⑳宛二純⑳耶舍譯二出⑳(書)一⑳瑗二瑗⑳光十(等)⑳

高僧傳卷第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譯經中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卑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馱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誠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質。法生智子。諸國媽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通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倍常且。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卽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之。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非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頃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誓出家。若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

不晉進。卽勅人除髮。乃下飲食。次且受戒。仍樂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毘曇。既過師授其義。卽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妹。利養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樂頭達多。卽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且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卽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舍。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卽請入宮。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愧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脂一雙。粳米麪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當當守護。此沙彌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掘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正可才明。携歸諸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卽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妙勒一年。其冬誦阿毘曇。於十門修智。品無所諳受。而備達其

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卽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四圍陀。含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圍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算莫不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沙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爲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蘇。蘇摩才伎絕倫。專以大乘爲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爲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誠。金以鑄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卽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卽迷罔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宗仰。莫之

○釋一○* 譯經中次行元明俱有晉字 ○鳩摩羅什一○一○識二才○能二解 ○摩一○(自覺...日)一字二 ○慧解倍常四字 ○之二異 ○忘二無 ○頃一久 ○晉出家若不二求離俗累志 ○人十(爲) ○樂二芽 ○妹二女 ○槃二盤 ○練二博 ○[宮]一○酥二蘇 ○重二好 ○至十(年) ○捐二樹 ○正二止 ○挑二偈 ○誦二藝 ○因二章 ○* 合二舍 ○必二畢 ○沙二草 ○伎二技 ○宗仰二學宗

能抗時王。子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開法喜跡。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奧。什爲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開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鐵。苦而無恨。於是留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爲。誓心踰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遂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遂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爲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尙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諸漏失。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

昔狂人。令續師結線極令細好。續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龜。續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線。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線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 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俊。每年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符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遇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

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距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野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徒軍隨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遲。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稿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城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叛。尋皆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積於合梨。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又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財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系作

○子二女○ ○深二深○ ○知十(是)○ ○用十(以)○ ○波十(即)○ ○爲十(師)○ ○問二周○ ○昔二昔○ ○諸漏失二滯
名相○ ○綰二綰○ ○上二尙○ ○川二安○ ○堅十(於正殿)○ ○王十(因)○ ○奇十(乃)○ ○符一○ ○三二二
○(於)一○ ○(釋)一○ ○若二○ ○飛十(等)○ ○[乎]一○ ○至二到○ ○距二北○ ○可二所○ ○
○同二阿○ ○計二虧○ ○徒二徒○ ○從○ ○元二二○ ○係而叛二繼而反○ ○係而反○ ○至光二光王○ ○烏二焉○ ○
○訪二問○ ○益二益○ ○系二絲○ ○

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威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殿前蟠臥。比且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皆潛龍出遊家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其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基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偕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與襲位。復遣教請。與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廣庭。逍遙園葱變為菫。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與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與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語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勸。自大法東被始。于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與少。達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仍請入

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與使沙門增碧僧還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寂僧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與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快伏。莫不欣讚。與以佛道冲遠。其行唯善。信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顯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軍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論成。質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咸成仰龍光。釋道生。悲解入微。支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諸什語見。遠傳。初沙門僧寂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寂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製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嘗

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憐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翻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為人神情。朗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倫匹。四者篤性。仁厚汎愛。為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勸。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以來。不住僧坊。別立解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喻如真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真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教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側信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

①(元)十咸②③④皆二比日⑤⑥剋一克⑦⑧咸一咸⑨⑩咸一咸⑪⑫咸一咸⑬⑭咸一咸⑮⑯咸一咸⑰⑱咸一咸⑲⑳咸一咸⑳㉑咸一咸㉒咸一咸㉓咸一咸㉔咸一咸㉕咸一咸㉖咸一咸㉗咸一咸㉘咸一咸㉙咸一咸㉚咸一咸㉛咸一咸㉜咸一咸㉝咸一咸㉞咸一咸㉟咸一咸㊱咸一咸㊲咸一咸㊳咸一咸㊴咸一咸㊵咸一咸㊶咸一咸㊷咸一咸㊸咸一咸㊹咸一咸㊺咸一咸㊻咸一咸㊼咸一咸㊽咸一咸㊾咸一咸㊿咸一咸

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聚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誤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普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新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誦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傳中猶有。一年者。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二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罽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偽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上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宗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偽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構疾奄然棄世。眾以大業未就。就而匠匠。殯往。悲恨之深有餘常痛。

○罽摩流支三

罽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遂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毘尼希得。究竟律部。乃

遺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德式所闕。尤多。頃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衷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齋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恪。若能為律學之徒。舉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參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慧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覈。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四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沈疇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焉。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毘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入。以偽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又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關左。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宗雲聚。盛闡毘尼。羅

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遂其義要名為善誦。又後裔往石澗。開為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為毘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辛寺夏坐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闢。當時折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維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為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讀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為人眼青。時人亦號為青眼律師。

○佛陀耶舍五

佛陀耶舍。此云覺明。罽賓人也。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攀躡。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者。故不為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為

○名十(焉) ○[年]一 ○[傳]一 ○有十(十) ○者十(終) ○弗若多羅二 ○上二主 ○迦一振 ○宗二崇 ○延二近 ○構二通 ○就二卒 ○刑二述 ○公摩流支三 ○以二已 ○德式二作 ○項十(有) ○其二其 ○情二請 ○參二深 ○慧二惠 ○數二誦 ○卑摩羅又四 ○又二人 ○培二靜 ○焉二鳥 ○入二渡 ○遠二道 ○於二千 ○索二徒 ○名二為 ○又二人 ○辛二新 ○折二折 ○佛陀耶舍五 ○明二名 ○也 ○乞十(乞) ○癡二災 ○戎二和 ○者一

臨境。所以向立之歲。猶為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練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為務。手不釋牋。每端坐思義。尚云不覺。虛過。於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摩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謂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位。時符堅遣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裴糧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且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兒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問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與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相通。貧道雖

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下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謹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與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道邊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猶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當要。舍為人赤崑。善解毘婆沙。時人號曰赤崑毘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毘婆沙。四事供養。衣鉢臥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為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無德律。僞司錄校尉姚爽請令出之。與疑其遺謬。乃請耶舍。令誦。美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合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賜耶舍布絹萬匹。悉不受。道合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顯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跋陀羅六

佛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

修耶利。此云法日。而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棄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視法衆清勝。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詣訊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跋陀羅者。出生天竺。那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毘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宜授禪法。者佛跋陀羅其人。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感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

○何云 ○一 ○家 ○虛十(中) ○摩 ○光十(等) ○比十(至) ○什一比 ○令合 ○(下) ○(中) ○一 ○井十 ○(佛) ○(父) ○十 ○伏二 ○訊二 ○云二 ○利二 ○先二 ○心二